

鱼的声音

尹向东◎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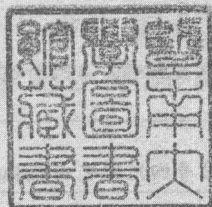
阅 览

阿 来 主编

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书系

鱼 的 声 音

尹向东◎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鱼的声音 / 尹向东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11-3233-9

I. ①鱼… II. ①尹… III. ①中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6602 号

yu de sheng yin

鱼的声音

尹向东 著

责任编辑 王梦雪 (SNOW 1986××@live.cn)

唐婧 (stacey.lee@163.com)

责任校对 汪平

责任印制 龙小龙

封面设计 经典记忆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址 www.scwys.com

电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82

版次 2011年8月第一版

印次 2011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1-3233-9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编委会名单

主任

朱丹枫

主编

阿来

副主编

赵智

编委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朱丹枫 吕汝伦 牟佳 阿来 陈小海 罗勇

赵苗 赵智 胡焰 黄立新

序

阿来

我们说如今是文化繁荣的时代，通常是以生产的规模与数量而言。

这样的数量与规模，常常是由于定制性的生产。

我们甚至可以说，今天的文学已经进入了定制时代。

由出版商定制的长篇小说批量出版。电视剧脚本、网游脚本和卡通脚本大量生产。特别是属于非虚构的我们称之为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的文体，目前大多由企业团体和政府部门所定制。正是由于这种定制，造成了今天的文学特殊的繁荣景观。

在为这种繁荣景观倍感鼓舞的同时，我们心中也怀有一种隐忧。原因在于，各种各样的文学定制，是在大面积收获数十百年文学探索与原创所积累下来的那些成果：思想的，技巧的。因为各种文学定制需要尽量面向大众的写作，有了这样一个特定的前提，定制的写作从艺术角度而言，通常会成为降低难度的写作。不是创造新的方式，而是消耗已有积累的写作。在这种文学生产形态中，最原创，最具探索性的写作常常被忽视。

原创文学与定制生产之间的关系，犹如自然科学中基础理论

研究与应用技术的发明的关系。如果没有前者，后者的繁荣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要找一个更浅显的比喻，就譬如大自然，如果没有众多看起来无用的草木，也就无法生长出那些有用的植物：可以建造房屋的大树和富含营养的果实。所谓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醒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构成，不能只关注当下就能被充分利用，产生各种利益的部分，更要关注使那些“有用”的部分构成得以发展，得以呈现的基础条件。

文学的持续生产，也要仰赖于文学最基本部分的建设。这个建设是帮助新人涌现，是期待新人带来的新作品，带来新的感受力，产生出新的思想方法与表达的艺术。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四川省作协巴金文学院，取得四川省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和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书系”，着力发掘富于原创能力的新锐作家，资助出版他们在文学创新方面的文学成果。这种举措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四川文学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做一些计之长远的人才培养与新的艺术经验积累方面的基础性工作。

巴 金 文 学 院 签 约 作 家 丛 书

【目录】

冬季爱情 / 001

鱼的声音 / 035

陪玉秀看电影 / 054

晚 饭 / 099

牧场人物小辑 / 101

相隔太远 / 180

草 原 / 196

城市的睡眠 / 210

最后一场雪 / 225

冬季爱情

—

婚礼是在冬季进行的。

苏延躺在被窝里，一大早，母亲就跑来叫他。看看表，才七点多一点。苏延含混不清地嘟哝了一句，又蒙头睡去。仅仅十分钟，母亲再一次进入苏延的寝室，见他还没起来，说，瞧这孩子，要结婚了还不懂事。说着推了推苏延。苏延不耐烦地转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

你今天结婚呢，还想睡懒觉。

我想睡，我还得睡，这时候没什么比睡觉更重要的事。苏延在被子里说。

母亲宽容而大度地笑了笑，说，我让你睡。说着，将苏延的被子抱开了。苏延只好坐起来，想起小时候每天早晨，母亲都是这样让自己起床的，现在自己二十八岁了，母亲还这样，心里就有了些温暖，看看母亲，见她气色很好，整个人容光焕发，就对她说，你今天气色很好嘛。

父亲在客厅里焦急地等待着苏延，苏延看见父亲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那套深蓝色毛料的中山装，这衣服是父亲的保留服，一般不轻易穿，有了喜事或逢年过节，才拿出来穿一穿。不过现在父亲穿上这一套衣服很像国产战争片里的历史人物，苏延笑着说，爸，你怎么还穿中山服，我不是给你买了一套西服吗？

这你就不懂了，现在的衣服中看不中用，哪有那时候的衣服好，你瞧我这衣服纯毛的，都穿了十多年了，还跟新的一样。

现在都没人穿中山装了。

没人穿我就不能穿？说不定我穿出去，别人见了，这衣服就又流行起来。

苏延还想劝父亲穿上那套西服，母亲等不及了，说，你俩爷子为一件衣服都扯个没完，他想穿就等他穿嘛。

一家人走出家门，母亲将门锁好，回过头来，却忽然掉出两颗眼泪。父亲见了说，儿子大喜的日子，你流什么眼泪。

母亲说，他从今天起就不在家里住了，唉，我又激动又辛酸。

苏延说，看你说的，我又不是死了，再也见不到了。

话刚说完，父母亲同时焦急地对他说，大喜的日子你别乱说。

到了陈茹家里，陈茹父母正焦急地等着他们，一见他们就说，亲家，我以为这婚你们不结了，等了半天没个来的。

苏延母亲说，问苏延，你问他怎么回事。

苏延看了看正坐在那里发待的陈茹说，还早嘛。

婚礼订于下午五点半才开始，这时候的确早了些，老人们坐在一起，无非是再商量商量早已商量了一万遍的具体事宜。苏延和陈茹都插不上嘴，待待坐在一边。坐了半小时，苏延就觉得困了，心想自己结婚都没什么激动，他们倒激动个没完。一直坐到九点多，估计美容厅的门开了，苏延母亲和陈茹母亲陪着他们去美容厅里，两家父亲则还在屋里待坐着。

苏延看见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似乎比平时更强烈，让人炫目。他看了看走在前面的母亲和丈母娘有些佝偻的背影，小声对陈茹说，早知这样，还不如再睡一个小时的觉。

陈茹说，今天天气真好。

苏延一听这话，心里就不自在，他想陈茹今天是怎么回事，整个人怪怪的，好像有意要和他捣乱，就说，你今天怎么了？

陈茹说，我怎么了？你觉得我怎么了？

你是不是不想结婚？这句话一说出来，苏延隐隐觉得其实是自己不想结婚，他对日后未知的生活忽然有些恐惧，像一个小孩第一次见到森林，见到茂密而莽苍的原野。

陈茹说，我觉得今天是因为我们结婚才有这样好的天气的，这预示着我们未来的生活晴空万里。

苏延又好气又想笑，说，我们认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这样迷信，好天气多了，怎见得我们往后的生活就好？

这么说你是不希望以后的日子好了？结婚第一天你就看穿我了，是不是有点后悔，不过后悔也来不及了，结婚证早就办好了。

听了这话，苏延一肚子的火升起来，却不说话。

美容厅还没开，两个老太太焦急地敲着门。一个髻发女人来开了门，说，一大早敲什么敲？

陈茹母亲说，要理发呢。

那女人：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理个发敲那样厉害，又不是死了人。

一句话惹恼了陈茹的母亲，她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陈茹对她母亲说：妈，算了，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呢，不能吵架的。

髻发女人听陈茹一说，知道这是个大生意，就不再说话，将他们让进屋里，又带陈茹进了里间。

苏延坐下来，任一个小女子给他做头，听见陈茹的母亲还再数落那女人，说她说话不吉利，真倒霉。苏延在陈茹母亲的唠叨中，在女孩子手指的抚弄中，在美容厅说不出是香是臭的气味中，又一次感到睡意袭来，他看了看镜中自己蒙眬的双眼，想自己今天太缺乏睡眠了，就闭上眼睛。这一觉真香，苏延梦见自己躺在一大片绿色的草坪中，草很深，很柔软，苏延躺在草上，看见太阳真好，照亮无边的蓝色，苏延就想这是否真预示着日后的好日子，但婚姻总让自己畏惧着向往，向往着畏惧。想着想着苏延在梦中觉得自己真的很困，他闭上眼睛，他梦见自己睡得很香，但他随即又梦见陈茹来了，陈茹不断推着他，苏延说你推什么推，我要睡觉。他听见陈茹笑起来，陈茹一个人站在那里笑，却发出了五六个人的笑声。苏延说，笑什么笑，傻×。说着苏延想撩起被子蒙住头，却听见陈茹笑得更厉害了。笑声使苏延彻底清醒过来，他发现自己将理发用的白围裙当被子蒙在头上，他拉下围裙，首先看见的是镜中一个崭新的自己，头发理得很好，使他有了几分帅气，但双眼却充满血丝，像一个久未得到睡眠的人一样惺忪和待滞，这样苏延整个人看上去就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他回过头看见陈茹和两个母亲以及几个美容店的小女人都捧着肚皮笑，心里就有些气恼，却不好意思发作。

婚礼在下午六点才得以举行，也没什么隆重的仪式，不过是聚了亲朋好友在一家有些规模的餐馆里吃喝一顿。那时候苏延和陈茹已穿戴完毕，待宾客基本到齐，他们才走向餐馆。

苏延穿了一套灰色的西服，他看见太阳已接近西山巅了，在明晃晃的阳光下，苏延觉得这套西服让他很不自在，他挺了挺腰，在即将进入餐馆时，苏延忽然觉得脖子某处一阵瘙痒，他伸手去挠，却找不到具体的痒处，似乎连着一条手臂都在痒，他就伸了手到处乱挠。

陈茹在一边小声说，你干什么？

苏延说，痒，到处都在痒。

陈茹说，别挠了，也不看时间场合。

苏延抬头一看，看见一餐馆的人都看着他，脸上呈现出某种笑意。苏延不再好意思挠痒了，他没想到有这样的人，众目睽睽之下苏延的脸红起来，并有些尴尬有些不知所措。幸好这时候充当主持的一个中年男人大声对众人说，新娘新郎到。接下来的程序就简单了，陈茹的一好友端一托盘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就挨座敬酒，听着宾客各种类型的祝福，一杯杯喝下宾客反敬的酒。后背的痒似乎自动消失了，但苏延的肚里却又咕咕叫起来，他看见一桌桌的鸡鸭鱼肉，肚里就忍不住要叫。他很想坐下来好好吃一顿，他想再不吃些东西，自己会饿昏倒了。酒敬完后，苏延已无法看清桌上有些什么菜，一肚子的酒和饮料让他头昏脑涨，整个餐馆都在他眼里旋转，他想坐下来歇口气，又听见有人要他和陈茹唱首歌。陈茹这时候倒是大方，一手挽了苏延，就唱起来。苏延张开嘴，就有人照相，闪光灯让苏延几乎睁不开眼睛，他又一次感受到隆重的睡意袭来，他将一只手扶在陈茹肩上，嘴还机械地张合着。

新房是苏延单位的两间房子，苏延不知自己是怎么回到新房的，大部分人都走了，还有一些人跟着来到新房，说是要闹新房。一进屋有人就嚷着出了些节目，却不见新郎。那时候苏延被他的好友扶着，正在厕所里呕吐。吐完，好友让他洗了冷水脸，苏延有些清醒了，听见好友说，撑着，无论如何都得撑着。他点点头，脑里不断重复着好友的话。

夜越来越深，人越来越少。苏延和陈茹的一些好友是最后离去的，双方父母也都顶不住回去睡了。送走客人，苏延大喘一口气，心想瞌睡了一天，现在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忙洗了脸脚，

见陈茹还保持着兴奋，待待坐在那里回味刚刚逝去的婚礼，就让她快点儿。陈茹误解了苏延的意思，说：“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人了，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慌什么慌。”看苏延仍慌慌忙忙脱了衣服躺到床上，就笑了笑，前去洗漱。苏延一躺上床就闭上眼睛，头脑里还回响着婚礼的喧闹。不一会儿，陈茹也躺上床，本以为苏延会迫不及待，却看见苏延一直将眼睛闭着，陈茹有意动了动他，仍不见睁开眼睛，心里就有了气，转过身去也闭上眼睛。苏延其实正在努力入睡，他发现真正躺上床后，睡意一点点消失，满耳都是喧闹，越努力越清醒，最后苏延不得不点上一支烟，半躺在床上抽。他想这就是新婚之夜，这就是数年之前，自己无数次独自在夜里憧憬和假设过的新婚之夜，想着想着有了些感慨，回头去看陈茹，见她背对着自己睡，用手去推了推。陈茹想苏延终于忍不住了，就装着睡熟了被推醒，不耐烦地说：深更半夜的，你推我干什么？

苏延：“新婚之夜你就拿冷背对着我？”

陈茹一听这话，脸上漾起笑意，转过身来说，你现在知道是新婚之夜了？先叫你，你为什么不理我！

先才我很困，想睡觉。

这时候正是睡觉的时候你又不睡了？

真正闭上眼睛我就清醒了。

你清醒就不让我睡？新婚第一夜就这样自私。

苏延一听这话就有些恼，说：那你现在想睡觉？

被你摇醒了还睡什么。

苏延不再说话了，两人都静了一会儿，还是陈茹忍不住，说：你在想什么？

我现在有点儿后悔。

一听这话陈茹吓了一跳，说，你说什么？新婚第一夜你就后

悔了？

我不是后悔我们结婚。

不容苏延说完，陈茹又急急地问，那你后悔什么？

苏延抽完最后一口烟，将烟蒂灭掉，想了想说，我是后悔我们过早地有了性生活，真到新婚之夜，一切都没了新鲜感，完全不是曾经向往过的那种。

说真的，我也后悔，不过都怪你，那时候你急得像猴子一样，我不让你来你就用力掰开我的手，我一个女人怎么犟得过你。

苏延短暂地回忆了一下和陈茹第一次做那事，他发现陈茹有着极强的虚构和幻想能力，忍不住说，你那时候不是半推半就的吗，我一脱你的衬衣，你配合着把手拿出来，我解不开胸罩扣，最后还不是你自己解的。

陈茹一听这话，心里就有些不高兴，愤愤说，自己干的事情想赖账？幸亏我们现在是结了婚，要是我们分了手，不知你会怎样赖。

苏延心想谈着谈着怎么谈到这上面去了，还和一个女人挺认真地争论，倒显得自己小家子气，不由在心里嘲笑着自己，又岔开话题说，古时候的人结婚之前彼此都不认识，也不知对方长什么样，直到新婚之夜，花轿抬来送进洞房，头上都还蒙个布，还有个悬念，直到男方扯开红布，才知道自己的妻子长什么样，那样倒是挺有意思的，也顾不上对方是美是丑了，猴急着要熄掉体内的火，火熄掉了，才有时间去细细体味妻子是哪类型的女人。

陈茹随着苏延的讲话想象了那种场景，也觉得有趣，只是心里还生着气，就说，你说了这样多，意思不过是厌烦我了，新婚第一夜就烦我了，觉得没味了，早知是这样，当初真不该让你得了便宜。

苏延一听便宜这样的词就反感，心想是谁得了谁的便宜还不

知道呢，又想看来是无法和陈茹沟通了，想着，也不再说话，拉了灯躺下，这一次苏延很快进入到朦朦胧胧的睡意中，婚礼的喧闹渐次从脑里沉寂下去，在即将睡熟的一刹那，苏延模模糊糊地想，我结婚了，我终于结婚了，心里同时滋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无奈。

二

在此之前苏延谈过几个女朋友，他的初恋早在十年前就已发生，他和那女孩子从认识到彼此钟情暗送秋波，后来苏延终于忍不住给她写了封信，两人才算谈上恋爱。那时候苏延和那女孩子都沉浸在对对方身体好奇地探究中，两人在一起的每时每刻都充满新意和希望。到初尝禁果时，两人都觉得对方是自己这一生中唯一的爱人。后来那女孩的父母出面干预，终于使苏延的初恋夭折了。为此苏延心痛了很长一段时间。许多年后苏延认为，没接触到生活实质的爱情是身体的爱情，是自然之爱，无忧无虑，单纯而快乐。这样的爱情注定没有结果。苏延后来深深爱上了一个他心目中偶像似的女孩，两人谈诗说文风花雪月，苏延心里充满了古典爱情的纯净典雅，对这个偶像似的女孩苏延没一点儿肉体的欲望和想法，他无法想象能和这样的女孩干那种事，即或接吻，苏延也是圣洁地轻吻着她，没有贪婪，没有半点儿邪念。但后来这女孩要以身相许了，苏延却退下阵来，傻傻地站在那里看女孩发怒。后来这女孩和苏延带去玩的一个朋友好上了，两人很快有了肉体关系后，苏延才明白那女孩不过是寂寞了，得找个人解解闷，对他根本不可能想到天长地久上来。这个偶像似的女孩就这样在苏延心里倒下并破碎，受伤的苏延许久都没能喘过气来。苏延觉得大多数人的一生中，都会这样傻一两次，痴心妄想，心比

天高，然后痛过一两次，才知道命比纸薄。

陈茹是母亲托人介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苏延已无心将心思放在追女孩子上，他母亲却因此而着了急，四处托人介绍对象。在陈茹之前，苏延已和四五个女孩子见过面，那些女孩大都是没什么人追的，苏延一见，就在心里否定了。后来邻居又来做媒，约定了时间。

赴约那天，母亲特意拿出一套新西装让苏延穿，但苏延早已对介绍这种方式泄了气，他有意穿了件不伦不类的衣服，头发蓬乱地跟在母亲后面去了邻居家里。邻居一见苏延，偷偷对他母亲说，你怎么也不让他换件衣服？他才起床吧，头也不梳。

一进屋苏延就见陈茹拿了本书，低头坐在沙发角上，有人进屋，也不抬起头来。苏延一眼扫过陈茹，心想这样也好，眼不见心不烦，就不愿再看她长什么样。邻居相互介绍，两人都不看对方，眼睛盯在墙上，嘴里客套地应酬了事。

苏延被安排和陈茹坐在同一张沙发上，都坐下了，邻居讲起苏延的种种好处。苏延听着，心想这邻居倒是能说会道，连自己幼儿时候爱招呼人也被说成是他这一生中一个极大的优点，就忍不住想笑，牙齿使劲咬了嘴唇，才没笑起来。陈茹一直没抬头，她像一直专心看着手上的书，又像仔细听着讲话，头时不时地随讲话的停顿而轻摇着。谈了苏延，邻居又说起陈茹，苏延这时候已知道邻居擅长夸大事实的谈话方式，就以一种听闲谈笑话的心情专注地听着她讲，她说陈茹是一个好女子，温柔漂亮、勤快懂事、手巧多才、善解人意。苏延一直微笑听着邻居将陈茹的方方面面都说到了，最后邻居说，追求陈茹的小伙子多不胜数呢，排起来能有一个排的。苏延见陈茹像听别人的故事一样不动声色，就再也忍不住了，他笑了一声，忙用牙齿咬住嘴唇，几乎咬出血来，这才没放声大笑。在邻居眼里，苏延的表情因此显得开心和

满意。邻居给苏延的母亲递了个眼色，两人站起来，说，我们去街上买些菜，你们就在这里好好谈谈吧。临出门时，苏延母亲又说，今天都别走，都在这里吃晚饭。

她们离开后，整个屋子就陷入到沉寂中。苏延不停地抽烟，静静坐了将近一小时，苏延终于忍不住了，他回过头去看了看还保持着原有姿势的陈茹，那时候，下午一缕成熟的阳光透过窗户斜照进屋，恰好照在陈茹的脖颈和半边脸颊上。苏延发现陈茹凸起的后颈上一层细细的绒毛在阳光之中泛出金黄的光泽，他心动了动，他很想将手放在那里，轻轻抚摩。随着这想法越来越具体和逼人，苏延开始烦躁，他想说说话，但他不知该说些什么，想一走了之，但觉得那样又太对不起好心而朴实的邻居。他轻轻咳了咳，见陈茹仍然无动于衷，他不得不站起身来，说，我去擤擤鼻涕。

陈茹就是这时候抬起头来的。你说什么？

苏延见陈茹竟不同于以往介绍的那些女孩，她有一张圆脸，眼睛大得惊人，五官搭配有不少动人的细节，可圈可点。苏延心想也许她身后真有一个排的男人在追求她，不由笑了笑，说，我去擤鼻涕。

也许苏延也不是陈茹想象中的男人，她诧异地看着苏延，再一次问，你说你去干什么？

擤鼻涕。

一说完陈茹就笑起来，她捧住肚子笑个不停。苏延也跟着笑起来，他似乎明白陈茹在笑什么，他想大概她也忍够了。两人的笑声在屋里回荡，经久不息。

笑过之后陈茹说，我没想到。

苏延说，你没想到什么？

我没想到你不同于别的介绍给我的男人。